

重新认识文学艺术的文化价值

《声誉经济》《哗众取宠》打破“习以为常”

好的阅读，会打破“习以为常”，为你打开“新世界”。对于文学艺术的一些“惯常认知”，学者专家往往会从专业角度，给出一些不一样的见解。

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奖意味着什么？《声誉经济》解读了文化奖项与声誉生产的系统性框架，从而让你明了文化奖、荣誉与文化价值的流通；当代艺术是故弄玄虚还是大众艺术？《哗众取宠》将高冷艺术请下“神坛”，揭开层层包装后艺术的本来面貌。

《声誉经济》 文化奖、荣誉与文化价值的流通

文化奖项的评选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声誉的影响？你可以在《声誉经济》中找到答案。美国文化社会学者詹姆斯·F·英格利希采用一套特定的经济学术语，解读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社会学主题，剖析了《声誉经济》——这是目前学术界唯一完整梳理了包括文学奖、音乐奖、电影奖等在内的文化奖的历史，并对现代文化奖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

从公元6世纪历史上最早诞生的奖项及其在文化领域的扩散，到其自20世纪以来的飞速增长，詹姆斯·F·英格利希不仅展现了一幅文化奖历史的全景图，而且还分析了各种奖项的设置、管理及其文化影响，解释了造成文化奖盛行的各种内外复杂因素。

此外，他还基于对奥斯卡奖、诺贝尔文学奖、威尼斯电影节等诸多国际重大文化奖、电影节案例的深度分析，探究文化声誉作为混合了新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象征资本在当代文化经济体系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从而提出了“声誉经济”理论。

文化奖的运行逻辑实际上持续影响着世界文化政治的走向。《声誉经济》作为文化奖、文学奖研究的经典著作，可以带你拨开迷雾，看懂大奖背后的玄机。

《哗众取宠》 一本书帮你读懂当代艺术

“这本书是我给艺术界的情书。如果我一直在调侃艺术界，那是因为我我知道艺术界经得住调侃，事实上，它还鼓励人们这种行为。”《哗众取宠》是英国广受欢迎的当代艺术家、伦敦艺术大学校长格雷森·佩里写给普通大众的当代艺术解惑指南，他曾受邀在BBC第四频道《里斯讲座》中讲解如何让艺术品走入市场，节目口碑颇丰。

当代艺术比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更接近大众，博物馆、画廊、双年展、大街上……艺术随处可见，可也比任何一个时代更受到非议。本书翻译祝羽捷认为，格雷森·佩里以艺术家和观众的双重视角，深入探讨了艺术领域的一些基本而复杂的问题，“全书内容既饱含经验和天赋，又赋有人们常常误以为无法在艺术世界找到的东西——逻辑。”如果你还在当代艺术的迷宫里理不出头绪，不妨看一下佩里的条分缕析，兴许会得到答案。

本书从什么是艺术、如何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属于艺术，写到艺术与金钱的关系、艺术品在市场上的流通方式，再到如何客观看待艺术家、评论家、媒体对艺术的态度，还对艺术爱好者、艺术从业者提出了“如何在艺术世界中找到自我”的建议。既介绍了扎实的背景知识，也提供了“普通人怎样进入艺术世界”的宝贵经验。



《声誉经济》
[美]詹姆斯·F·英格利希 著
芮小河 党争胜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4年5月出版



《哗众取宠》
[英]格雷森·佩里 著
祝羽捷 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24年7月出版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贾小飞—

新作 新评



文化抗战的意义

——刘耀辉《秋月高高照长城》读后

■冯强

抗战题材的小说我们已经有很多，集中于少年抗战和文化抗战的却并不多，其实这两个领域理应得到书写。少年不同于成年，他们尚未具备强壮的体格，不能与敌人面对面肉搏，但是文化却可以帮助一个中国少年树立起抗战的勇气。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就开始召唤一个“少年中国”，摆脱“老大帝国”的朽腐之气，从而通过新民来新国。抗战把这个历史任务大大提前了。

胡秋原在《中国英雄传》自序曰：“中国之大，都是先民缔造。江山虽好，全靠英雄扶持。”少年参战，那是少年英雄。刘耀辉《秋月高高照长城》写三个少年英雄的成长。相差九岁的沈啸河、沈唤河兄弟，因母亲从田鼠洞里挖了一些大米被日本伪军当成“大米犯”处死成为孤儿，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复仇行动（期间又收留沈听河）。把家仇国恨结合到一起来写，是常见的故事原型，《秋月高高照长城》的好处在于从文化的视线切入这个原型故事，从而引领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抗战氛围。

所谓文化抗战，包含了几个层面。首先是文化人抗战。比如小说开头介绍呼兰县立高级小学十一位教师中的四位已经加入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本侵略者，后来罗先生也离开呼兰县到哈尔滨、北京，扮成喇嘛重回东北参加抗战。其次是母语的保存和传承。民国时期“九叶派”诗人郑敏说，“爱自己的民族就必须爱自己的母语。异族的入侵和征服，往往在军事占领之外，第一个要做的事就是摧毁被征服者的母语，代之以征服者语言。”即便罗先生留在呼兰县教授日语，也饱含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之激情，立秋日他借口秋游带三十多个小学生来到田野，“野气袅袅风细细。一只白鹤悠然飞过林梢，看到了极为动人的一幕：一位着长袍的先生半蹲着，用一根树枝在地上一笔一画地写着字”。这次他教的是汉语，“秋月高高照长城”，汉奸来监视时他还要叮

嘱学生“先把你们跟前的字擦掉吧”。罗先生担心他留下来，学生会对他另眼相看，但他的工作类似于播撒母语的种子，其意义亦是长久。日后一个雪夜沈啸河带唤河“偷渡”长城往关内，啸河就问唤河能不能想起国语课本上的一句诗，唤河印象深刻：“这月亮好高啊……我想起来了！‘秋月高高照长城’，罗先生教过的。”

保存母语固然是重中之重，更艰难的则是传承创新母语。《秋月高高照长城》这个任务落在了萧红萧军身上。“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中这句话被唤河读给听河听，金枝的故事，成业的故事，为给哥哥报仇当了胡子的王婆女儿的故事打动着他们的内心，罗先生说，“这本《生死场》最近可火了，咱们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几乎人人都在读呢！”作为母语的传承创新，《生死场》在默默完成抗战救国的神圣使命。

通俗文化中抵抗性、力量性的一面也被《秋月高高照长城》充分激发出来。雪夜中兄妹三人“偷渡”长城时唤河冻得受不了，嚷道：“这天儿咋这么冷！还让不让人活了？”啸河就提醒唤河想想评书《三国演义》刘备二顾茅庐之时对张飞说的话，“嗨，我知道，那天也是这么个大雪天，刘备是这么跟张飞说的：兄弟啊，你要是嫌冷就回去吧！张飞回答了八个字：死且不怕，岂怕冷乎？”啸河顺势将桃园三结义的典故投射到三人身上，让唤河扮了张飞，听河扮关公，这种代入仿佛神灵附体，把一个艰难的危机时刻转化为一次文化意义上的新生。兄妹俩逃亡到青岛，大学生也以岳飞儿子小英雄岳云12岁上战场杀敌鼓励13岁的唤河，听河紧接着唱起《岳云锤震金蟾子》“双拳本是擎天手，一怒冲开万重关！”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化总体上偏向阴柔的意境之美，缺乏“力”、壮美与崇高，鲁迅《摩罗诗力说》意在揭示并纠正此不足，顾随进一步点明中国古典文化过于感伤，他以“无可奈何”下一断语。《三国演

义》以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开篇，深层原因在此。《红楼梦》“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但这只是一个基调，并不是全体。传统并非死的遗物，它的驳杂依靠其传人选择性地再创造，鲁迅从民间文化中选择女吊来纠正此一偏颇是一例。《秋月高高照长城》也做了很多类似的选择，比如唤河到沂蒙山继续抗日，遇到许文彬，后者拿出一种叫“关公脸”的沂蒙山柿子，并提醒他离开青岛时尝到的崂山杏是“观音脸”，“咱这马上就要跟日本鬼子干仗了，观音脸可不行，那必须得是关公脸才行！”又比如哭倒齐长城的孟姜女，也被写进了《秋月高高照长城》。巨各庄镇筹措去北平的路费时，听河在街头唱了六个小时，唤河叹道，“哎，过瘾吧，你怎么会唱那么多戏啊？又是高高山上一棵松，又是高高山上一座庙堂。”他自然想到那一句“秋月高高照长城”，“觉得这个‘高高’太好了，用在哪里都能让人心里生出一种壮美。”

这些年刘耀辉开始写中国的少年英雄，除去《秋月高高照长城》，还有《刺客少年行》《少年王阳明》等，他为我们的民族灌注了少年英雄气。中国多少伟业都是我们的少年英雄完成的啊！“老大帝国”是绝路，也只有有一种壮美的、可以摧枯拉朽的少年英雄气之中，中国的未来才是可期的。

（冯强，青岛大学特聘副教授，青岛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



青岛作家刘耀辉新作《秋月高高照长城》发表于《十月少年文学》2024年7期（长篇专号）。